

#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感言

## 长篇小说



**冯良**  
女，彝族。1963年生，四川凉山人。中国藏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西藏物语》《秦城》、散文集《彝娘汉子》等。

### 获奖感言

很高兴《西南边》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谢谢评委！

“西南边”特指我的老家凉山，它掩藏在山重水复之处，历来少人至，其风物人情也少人知。

明清以降，至1949年，凉山彝区各方以土司、头人为号令，自我封闭，更与外界相隔离。人类学家、藏学家任乃强先生1932年曾借用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铜豌豆”，形容凉山彝人为“中华民族之铁豆”，其实也是在遗憾自己不能像进出藏族地区那样，自由进出凉山彝区做社会调查。与任先生同时期的马长寿、林耀华先生历经艰险，全靠凉山彝区一站一站的保头接应，才完成了自己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田野考查。而一般商旅进凉山之难，用“难于上青天”作比方，一点也不为过。

凉山解放，民主改革，藩篱尽折，凉山与内地、彝族与汉族等民族密切接触、互动，凉山彝族社会更加密切地融入国家政治生活，推演了半个多世

纪以来数百万不同背景的边地居民在心理和文化上的碰撞和融合，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因此更加生机勃勃。这也是成长于这光荣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边地人的幸运！

17岁，我离开凉山老家，北上读大学、生活、工作，凡40年。其间，行迹远至西藏十余载。同期，也创作、出版有西藏题材的长篇、短篇小说。

但纵然时空相隔，凉山都不曾离开我哪怕须臾，她是我生命的缘起、情感的依托。岁月流不走的记忆、前行的脚步，那些深怀冷傲、倔强，却掩不住奔放、幽默的族人，无论彝族、汉族，还有他们的人生，带着大时代巨变的深远回响，那激荡的、传奇的、英勇的、赫赫声名的、深情的、还有机智的，甚或狡黠的，何其珍贵，犹如珍珠。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他们串联起我对老家的文学表达。

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家乡在激励我，在对她的回望、怀想中，文学的翅膀由此展开。最后，我还要对《收获》杂志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说声感谢。



**海伦纳**  
男，蒙古族，1958年生，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人。内蒙古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金雕拓跋珪》《蔚蓝的科尔沁》等。

### 获奖感言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化。而每个民族的文化，如同苍茫大地上奔流的一条条江河，有的渐渐变成了涓涓溪流，有的奔流不息，欢唱着生命的赞歌，滋润着两岸原野，焕发着无穷的魅力。蒙古族是有着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犹如一匹蒙古马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驰骋，追寻心中的梦！苦苦探索自己民族文化的灵魂，试图解读出完美的答案。

蒙古人心灵的底色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多年，又困扰着我到底要用什么视角来表达它。在人们的想象里，草原是那么的浪漫，实际上草原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牧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和快乐，从不奢望什么，包括对大自然也从不过度索取，又那般爱护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湖泊，认为这一切都是苍天和大地之恩赐。只有你的心与这片草地紧紧贴在一起的时候，对游牧、生命、自然、生长的认知，才开始有一点一丝的感

悟。长篇小说《青色蒙古》以科尔沁草原上潮尔沁(演奏马头琴说唱的民间艺人)世家三代人为主线，浓缩了清朝初期科尔沁蒙古人近百年的历史和心灵世界，笔下的人物仿佛带着那个时代的风尘一跃然纸上，我也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体验着他们的情感，体会着生命的价值。蒙古族既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也是一个忧伤的民族。战争、人性、命运、爱情，几乎牵连着每个家庭、每对相爱的男女，比如对命运的抗争与顺从、对爱的无所适从等等。最终，主人公纳钦梦见神驹雪白，上苍恩赐他一把琴杆上戴着马头的琴，他几乎用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才拉响了这把马头琴，命运的旋律中诉说着千千万万蒙古人的心声：渴望永远的和平、安宁、自由、爱情……

文学表达上根植于蒙古族悠久的传统，内容上根植于伟大祖国灿烂的发展历程，这是我孜孜不倦的创作追求。这次获得骏马奖，让我登上了自己文学道路上的高峰，遥望山外的山更高、天空更辽远。



**红日**  
本名潘红日，男，瑶族，1963年生于广西都安。河池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广西作协副主席。著有《述职报告》《请君入席》《回来》《补粮》等。

### 获奖感言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我意识到，这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国家的重要战略和重大行动。作为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家，要主动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中去，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2015年3月，我向河池市委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担任扶贫工作队员。当年10月，我被任命为寺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两年时间里，我切实挑起担子，扑下身子，真正进入到第一书记的角色中去，和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一道亲身参与了脱贫攻坚全过程。

驻村让我看到了脱贫攻坚的真实场景，也看到了精准扶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贫困户尚未确定时，我在村里见到的是一种眼神；贫困户确定后，我看到了两种甚至是三种以上的眼神，这些眼神常常令我彻夜难眠。

驻村让我看到了第一书记的真实形象。他们有的辞别娇妻幼儿，有的把父母托付给亲戚邻居，毅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

连吃饭时都要打着电话，汇报一个又一个数据，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用心做事，倾情为民，为群众铺路搭桥、盖房蓄水。他们帮助贫困户就业找门路，自己的配偶却可能还待业。他们一年难得见到父母，却天天见到帮扶户。他们把村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驻村工作当作家务事来做。有的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员因为意外事故，劳累过度永远长眠在脱贫攻坚的阵地上。他们是新时代可亲可敬的一个群体。

驻村让我看到了精准扶贫给深度贫困地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两不愁三保障”在贫困山区生根开花结果。山区群众祖祖辈辈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府。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积淀多少故事。两年驻村激发了我书写《驻村笔记》的创作灵感，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拓宽了创作视野，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思想上得到了洗礼，艺术上得到了提高。今后，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创作出更多群众喜爱的精品佳作。



**梅卓**  
女，藏族，1966年出生于青海。青海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小说集《人在高处》等。

### 获奖感言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珍贵的奖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是我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来的重要路标。首先要感谢评委会，是你们宽广的胸怀包容了这部作品的不完美，你们善意的肯定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和勇气，必然激励我继续坚守脚下丰饶的土地、葆有文学初心和理想热忱，也必然鞭策我积极积累创作经验，在这条艰难但又幸运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中国作协一贯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受惠者，得益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蓬勃发展，得益于这个“作家之家”每一位成员的辛勤付出。

感谢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我从中汲取了营养，拓展了创作空间。《格萨尔王传》代表了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由于在青藏高原活态传承了上千年，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厚性，于2006年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口头表达艺术的生动鲜活的样本。尤其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格萨尔》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在看望说唱艺人时强调“党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这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文艺工作者都有责任传承、弘扬、表达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感谢青海的山山水水，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里是我的家园，也是我精神上的原乡。青海三江源，扼生态屏障，也是格萨尔传唱的核心区，其中尤以阿尼玛卿雪山为最，这里依然保持着原生的样貌，“神山圣水”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爱惜山水，视它们为神仙眷侣，是有着男女性别、爱恨情感的生命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存相依，生态、生命、生存之间良性循环，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正能量精神的弘扬高度契合。文学应该观照到这样的身边现实，挖掘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维护生命共同体意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师长，祝福吉祥安康、扎西德勒！

## 中短篇小说



**许连顺**  
女，朝鲜族，1955年生于吉林延吉。延边作协原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无根花》《布谷鸟声声啼》《谁曾见过蝴蝶的家》等。

### 获奖感言

拙作《舞动的木偶》荣获第十二届骏马奖，倍感荣幸。感谢中国作协、国家民委以及所有的评审委员！

19岁时发表了处女诗作《歌唱社会主义祖国》，至今已过四十余载。如果从事别的行业，说不定早就轻车熟路了，可是文学创作却是越写笔头越沉重，各种艰辛唯有自知。

长篇小说《舞动的木偶》刻画了一群最易被社会冷落和遗忘的底层弱势群体如何在困境中学会破茧重生的奋斗历程。主人公“木偶”从小不知父母是谁，但她却执拗且不懈地追寻自己的过去，一步步靠近“生我者是谁？”“我到底是谁？”等问题，并力求寻得答案。这既是“舞动的木偶”的出发点，也是她最后的归宿。小说真正的意图在于还原木偶作为健全人格的生活，并以此探究人类存在的生命根源。

我不知道世上是否存在地狱，但通过自己的小说，我不断体验“地狱般”的

试炼。我喜欢通过死亡阐释生命。“未知死，焉知生？”生命正是因为死亡的考验而显得更加高贵和闪亮。在我们身边，“生不如死”者多矣。而帮他们挖掘活下去的理由，为他们暗淡的生命增添哪怕一缕的亮光，我想，这就是小说家的责任所在。

对我而言，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毋宁说是旨在燃烧生命的一种手段。在为自己的文学局限性而感到无助时，我曾感到不亚于死亡的绝望。可是，这种绝望又逼迫我重新拿起笔来。小说教会了我战胜绝望的方法。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才会真切地感到我是活着的。写小说，就是同小说中的人物一同体验人生。除却与人同悲，当我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时，会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再次感谢给无名的“木偶”以骏马奖荣耀的主办方和各位评委。



**海勒根那**  
男，蒙古族，1972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自由撰稿人，现居内蒙古呼伦贝尔。著有短篇小说集《到哪儿，黑马》、诗集《一只羊》等。

### 获奖感言

感谢评委，让《骑马周游世界》乘上了真正的骏马，去周游更广阔的世界。这次获奖，对于业余从事20多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我来说，至关重要，让我从此有了体面，可以放心地以作家自居，并将心无旁骛地坚持我的写作了。

《骑马周游世界》是一本民族色彩鲜明的小说集，它与我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我生于科尔沁蒙汉杂居之地，童年时便随父母四处流落，青年时又辗转大兴安岭、赤峰、呼和浩特等地，最终来到呼伦贝尔。这是横跨北方草原、森林、沙海的广袤边陲，亘古便有个北方少数民族生活其上。神秘的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古老残存的游牧与狩猎文化，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都在此错综交融。面对这片阔大的土地，我显得那么渺小、卑微，就像一个流浪的拾荒者，只有俯贴在文学的马背之上，任其驮行，到处去捡拾人们走过的身影和遗落的碎片……

这些散发着北方草原沙土气、密林深处松脂味儿的故事，它们有的指向人

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有的在回望蒙古人长调般的游牧生活和那些深沉而忧伤的过往；而更多的篇幅却试图描摹一个民族的内心，忧患于她的未来。当寻找羊群的哥哥巴根那最终作了一只羊，带领走失的羊群走向更远方；当一个客死他乡的骑手亡魂归来，他要开口说话，讲述他见到圣主双骏的遭遇，告诉世人，蒙古人的神驹仍在……但这些貌似诡异抑或匪夷所思的情节并不是小说的目的，掩藏在魔幻、荒诞的外衣之下的，该是泥土般的质朴生活、刀锋般的现实主义，以及对这个世界煞费苦心的寓言、象征和隐喻。

这是我多年以来对于短篇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就像一条布满雾气的纤细支流，读者自己会拨开层层云雾，见到它们蜿蜒爬行的样子。而前方它们即将一泄而入的那条大河，会带给你忽然的宽广与源远流长。所以我愿意用溪水般纯净的语言和九曲回肠的意境，努力涌向宽阔的河流，直到接近梦中的大海。那是文学的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海！